

自然化现象学: 心灵哲学的第三大走向

束海波

(华中师范大学 心灵与认知研究中心, 武汉 430079)

摘要: 自然化现象学作为当代西方心灵哲学的第三大走向,其实质就是要寻求现象学与分析性心灵哲学这两大传统的交流与融合。它不仅有助于化解分析性心灵哲学自身所面临的困境,而且可以为心灵与认知研究确立可靠的出发点,这对推进心灵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自然化现象学不应只是强调现象学描述对于解决心灵哲学与认知科学相关问题的有用性、把现象学看作为自然主义的附庸,而应倡导现象学与自然主义应在平等地位的基础上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交流与合作。因此,自然化现象学值得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的心灵哲学理论体系时予以关注和思考。

关键词: 自然化; 现象学; 形而上学; 心灵; 经验

中图分类号: N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7062(2020)05 - 0052 - 07

众所周知,当代心灵哲学有两大走向,其一是分析性心灵哲学走向,其二是现象学走向。由于现象学创立和发展的重要动机就是拒斥自然主义,而分析性心灵哲学的理论基础却是自然主义。因此心灵哲学的这两大走向始终是水火不相容的。不过,伴随着心灵哲学与认知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已经认识到要想准确地揭示心灵的本质,不能仅靠自然主义或现象学,必须将二者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为此,以瓦雷拉(F. Varela)、加那格尔(S. Gallagher)、扎哈维(D. Zahavi)为代表的哲学家们已经开始试图寻求现象学与自然主义的融合,他们甚至还提出了具体的融合方案,即自然化现象学。为此,本文将重点考察自然化现象学缘起、内容、特点、实质并以此揭示这一新走向对心灵哲学自身发展的革命性意义。

一 心灵哲学两大传统的 “遭遇”和发展

在分析性心灵哲学中,人们对待现象学不外是这样的一些态度:一是批判否定甚至拒斥的态度。在不少心灵哲学家们看来,第一人称的现象学描述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内省主义,因而就不具有客观有

效性,所以现象学描述必定与现代自然科学格格不入。二是不闻不问的态度。大多数分析性心灵哲学家们持此立场,从他们的论著中既看不到他们否定的倾向,又看不到肯定、借鉴与利用的表现。三是“我注六经”的态度,其任务是客观地诠释现象学的基本理论,例如马巴赫(E. Marbach)等人就是如此。四是“六经注我”的态度。它将现象学的某些概念和原则拿过来,进行大刀阔斧的修剪,从而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五是融合现象学与分析传统的态度,例如吉勒特(G. Gillett)、麦克米伦(J. McMillan)等人就是如此。这里我们重点考察后面几种宣传、利用、融合的态度。

先看分析性心灵哲学对现象学的接纳与宣传。虽然英美哲学界中的许多人,由于环境、文化基因和哲学传承的影响,其思维结构、心理定势和价值取向上都打上了沉重的分析哲学印记,例如在研究心理现象时总是自觉地遵循维特根斯坦和蒯因等人所倡导的自然主义原则和方法。但其中有些人鉴于自然主义在研究心理现象时总是停滞不前的现状,从而主张心灵哲学研究心理现象不仅需要自然主义视角,而且也需要现象学视角。其中,马巴赫就因此

【收稿日期】 2019 - 07 - 24

【作者简介】 束海波(1990 -),男,安徽合肥人,华中师范大学心灵与认知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心灵哲学与认知科学。

倡导来一场现象学转向,即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研究意识。这样研究意识也就是按其自身的本质或纯粹性予以研究,主观地或反思性地予以研究。但应注意,这又等于是现象学判断只有私人的有效性。之所以能如此,关键在于现象学语言是主体间可理解的^[2]。

再看分析性心灵哲学对现象学的积极利用。与马巴赫等人倡导心灵哲学的研究应有现象学视角有所不同的是,丹尼特(D. Dennett)等人已经开始借用现象学的某些概念和方法,通过对胡塞尔现象学进行大胆的改造,已经将现象学转化成描述他人心理现象的方法论。在丹尼特看来,虽然胡塞尔现象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内省主义,但是通过我们的改造也可以转变成为一种描述常识心理学所说的意识、意向现象的方法。由于这种描述心理现象所用的方法不是像胡塞尔现象学那样诉诸第一人称视角,而是基于第三人称视角,因此他把他所倡导的现象学称之为异源现象学。但应注意的是,用异源现象学所描述的心理现象不一定是真实无误的。因为它在本质上只是一种工具、一种解释,或人为了解释他人的心理现象而作的一种归属。丹尼特认为,他所提出的异源现象学是可以调节对心理现象的自然主义解释与现象学解释之间的鸿沟,“这种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原则上)能公平地对待最隐私的、不可言喻的主观经验,而又不放弃科学的方法论要求”^[3]。

最后考察分析性心灵哲学与现象学的融合。当代不少心灵哲学家们已经觉察到,心灵哲学两大传统长期以来要么处在对峙状态,要么互相漠视、互补沟通。很显然,这是不利于心灵哲学自身发展的。其实,它们之间是可以进行有效的对话、交流与沟通。基于这样的考虑,有些人试图在这两大传统之间寻求沟通与融合。目前,在心灵哲学中持这种立场的主要有吉勒特、麦克米伦以及皮科克(C. Peacocke)等人。他们认为心灵哲学的两大传统是可以在意向性研究中携手起来,协力合作,共同推进这一领域的向前发展。正如吉勒特所说“意识作为意向现象是现象学工程的核心,但并不是它的专利品。……我们相信:两种相对不同的传统能以可信的方式结合起来,能够对对方的意见给予更高的重视,这样做将是积极健康的。”^[4]

虽然吉勒特等人已经开始尝试融合分析性心灵哲学与现象学,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二者对待自然主义的不同态度,就必然决定了彼此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要想融合心灵哲学的两大传统,首先必须

说明分析性心灵哲学与现象学是具有相容性的,否则任何一种融合方案充其量只能是一种“范畴错误”。此外,他们也没有提出具体的融合方案,只是一味地强调两大传统之间有着广阔的对话、交流与合作的空间。因此,加那格尔等人主张对现象学进行自然化,即通过把现象学整合进自然主义的解释框架之内,从而最终实现分析性心灵哲学与现象学的融合。为此,他们先后提出了神经现象学、形式化现象学、前段现象学等自然化现象学理论。

二 自然化现象学的基本内涵与逻辑前提

虽然现象学在当代心灵哲学中已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心灵哲学家们对于现象学这一语词的理解与使用往往具有极大的差异性。因此,在考察自然化现象学之前,我们有必要厘清心灵哲学视域下现象学的基本内涵。实际上,在心灵哲学中现象学主要有两种用法,既可以指由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所开创的,后经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等人的发展所形成的一股非常有影响力的哲学的流派;又可以指经验的主观特征即感受性质。何谓感受性质呢?一般来说,对于感受性质最为准确的表达就是内格尔(T. Nagel)所提出的“经验感觉起来之所是的东西(What it is like to be experiencing)”^[5],即在体验某种经验的时候所产生的的主观的质的感受。正如加那格尔所说“‘现象学’这一术语被越来越多的心灵哲学家们和认知科学家们指称为一种关于经验的‘感觉起来之所是’的第一人称描述。”^{[1]30}所以,现象学的自然化既可以指对主观经验、感受性质进行自然化,又可以指把作为哲学流派的现象学纳入自然主义的解释框架之内。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探讨的现象学自然化主要指的是后一种自然化,即探讨将作为哲学流派的现象学纳入自然主义解释框架之内是否可能这一问题。

那么,何谓自然化呢?自然化与自然主义又有何种关系呢?众所周知,自然主义主要肇始于蒯因(W. V. O. Quine)、塞拉斯(F. Sellars)等人,正如塞拉斯所说“在描述和解释世界的维度里,科学是一切事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以及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6]自然主义主要包括两个基本维度,即本体论的自然主义与方法论的自然主义。前者强调世界上只存在能为科学说明的事物,只有与科学概念相一致的东西才有真实的本体论地位,任何超科学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而后者则强调由于世界上存在的一切都属于自然界,因此

在我们进行解释、预言时必须使用自然科学的规律与方法。由此可见,“自然主义作为一种研究纲领和方法,适用于研究那些以非基本属性和现象为对象的学科,如伦理学、心理学、心灵哲学等”^[7]。简言之,自然化就是指运用自然科学的概念来说明心理现象,如果某种心理现象无法用自然科学概念进行解释与说明,那么这就表明它在自然界中没有真实的本体论地位,就应该予以取消或抛弃。

虽然现象学与分析性心灵哲学在研究对象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比如都对经验、自我、意向性等问题感兴趣,但两者的动机是完全不同的,现象学作为一门先验哲学是要通过对先验主体的构成性研究,进一步说明意识是主体性、真理的可能性条件。在这里我们不妨以经验为例,虽然现象学和分析性心灵哲学都把经验作为自身研究的对象,但是他们在研究经验时所采取的态度、方案、所指的问题以及所得的答案完全不同。现象学家们研究经验是基于第一人称视角来考察经验对于主体所具有的意义。例如我们对于街上跑的汽车的知觉,现象学只关心它怎样在头脑中发生的,它怎样显现出来,而分析性心灵哲学家们是从第三人称观点去看待经验的,他们试图从外在的东西(如大脑状态、功能机制等)来理解知觉,从而给出关于知觉的功能解释或因果解释。不仅如此,现象学研究经验是包含有深刻的先验哲学动机的。在现象学家们看来,经验总是有其特殊的结构,这种结构主要表现为各种有意识的行为都有其意向结构。所有的意识都有意向性,即对某物的关涉。经验总是包含有对世界的某种指涉。这被指涉的不是世界本身,而是经验的必然构成,因此经验与世界密不可分。因此,现象学作为一门先验哲学与分析性心灵哲学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任何形式的自然化现象学理论要想成立,首先必须回答现象学能否被自然化这一前提性问题。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胡塞尔对现象学自然化的基本态度。胡塞尔强调,对意识的自然主义说明是有局限性的,同时他还认为对意识的研究应是先验研究即对意识、经验的必然的、先验条件的研究。因为,在胡塞尔看来,意识是不适用于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的,因为意识恰恰是科学研究的前提条件。如果我们非要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意识,那么就会陷入死循环,“由于自然主义想将哲学建立在严格科学的基础上,并且想将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构建起来,而他看起来又显得完全不可信,因此,它的

方法目的本身也就显得不可信”^[8]。

不过,当代许多心灵哲学家们通过对“现象学”“自然化”进行大胆的“概念革命”,已经在逻辑上论证了现象学自然化的可能性。其中,加那格尔等人通过放大“现象学”这一概念的外延,说明了现象学是可以被自然化的。在加那格尔看来,虽然胡塞尔现象学一般被称之为先验现象学,但如果从其内在构成来看,那么现象学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先验现象学与现象学心理学。前者的任务主要是通过现象学还原的方式解决认识何以可能这一先验哲学问题;后者则坚持非还原的方式研究意识。简言之,虽然现象学心理学和先验现象学都以第一人称视角来研究意识,但两者研究的前提与任务是完全不同的。就研究前提而言,现象学心理学则是在坚持自然态度的前提下以第一人称视角的方式来研究意识,而先验现象学则对自然主义坚持拒斥态度。就研究任务来说,“现象学心理学的任务就是研究意识,而不是作为各种科学的先验基础以及关于全部意义的可能性条件”^[9]⁷⁴。很显然,现象学心理学并未抛弃自然主义,因此现象学心理学与自然主义是具有相容性的,要对现象学进行自然化也只能是对现象学心理学进行自然化。现象学自然化就是对现象学心理学的自然化,就是把现象学心理学纳入自然主义的解释框架之内。不过,由于现象学尤其是胡塞尔现象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先验哲学,因此这种现象学自然化的立场对于许多现象学家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对于他们来说,如果现象学自然化仅仅只是采用现象学描述的结论,那么“自然化的现象学就不再是现象学了”^[10]。

与瓦雷拉等人强硬的自然化立场有所不同的是,扎哈维基于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立场对现象学自然化的可行性给出了一种更加令人满意的回答。在他看来,要想知道现象学自然化是否具有可行性首先要做的工作是语词分析,即要弄清楚“现象学”与“自然化”的真正内涵。他一再强调,“如果我们想要评估自然化现象学是我们渴望得到的东西还是范畴错误,我们必须清楚我们心中的现象学概念与自然化概念究竟指的是什么”^[11]。扎哈维也认为胡塞尔现象学是由先验现象学和现象学心理学所构成的,但他的独特看法在于:虽然现象学确实提供关于知觉、想象、自我觉知、时间性等问题细致的分析,但现象学首先是作为一门先验哲学而存在的,现象学研究这些问题最终目的也是回答认识何以可能这一问题。扎哈维认为,神经现象学家们对胡塞尔现象

学的误解是由于他们错误地理解了胡塞尔现象学中经验与先验这对范畴,从而进一步认为现象学自然化就是在抛弃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基础上,把现象学描述的结果纳入自然主义的解释框架之内。“这可能是一种根本性的错误即认为先验哲学只是一件相同的事情,进而忽视了康德式的先验哲学与我们在现象学中所发现的先验哲学之间的差异。”^[12]所以,要想对现象学进行自然化就必须抛弃对胡塞尔现象学这种康德式的理解,必须要对胡塞尔现象学有着准确的理解与把握。

同时,扎哈维对“自然化”这一概念也给出了自己的独到的分析。他强调,以往的现象学自然化方案只是看到了第一人称的现象学描述对于解决心灵哲学问题的有用性,从而试图把现象学纳入自然主义的解释框架之内,使现象学成为自然主义的附庸。很显然,由于现象学究其本质而言是一门先验哲学,因此这种自然化立场注定得不到绝大部分现象学家们的支持,“如果人们采取自然态度,那么他就不是在做现象学。如果人们忽视胡塞尔对自然主义的拒斥,并提议用自然态度来做现象学,那么这就不是现象学”^{[9]74}。对于扎哈维来说,现象学自然化的正确路径应该是这样的,“自然化现象学可能仅仅意味着这样的事情即让现象学与经验科学进行富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现象学研究的是自然组成部分的现象。因此先验学对经验研究是开放的,现象学应该从现有的最好的科学知识那里得到信息”^[13]。换言之

之,现象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现象学可以对自然科学的理论前提做出质疑与说明,例如现象学可以帮助自然科学确立更加合理的研究范式;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对于现象学也是开放的即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可以迫使现象学家们重新修正或调整他们的现象学描述。

三 自然化现象学的主要形态

自然化现象学有着许多理论形态。我们在这里重点考察目前在心灵哲学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几种自然化现象学理论,即瓦雷拉的神经现象学、加那格尔的前段现象学以及马巴赫(E. Marbach) 的形式化现象学。其中,神经现象学有着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神经现象学指的是由瓦雷拉所开创的,它主张把关于主观经验的现象学研究整合进关于意识的神经科学研究,强调主观经验与人的大脑活动之间的关联性。瓦雷拉曾这样表达了神经现象学的工作机制即“关于经验结构的现象学的解释以及通过互惠限制的方式把它们与认知科学中的对应物关联起来”^[14]。瓦雷拉意在表明通过“互惠限制”(reciprocal constraints) 的方式现象学的描述与分析有助于指导对于意识的科学研究,同时科学研究的成果也有助于指导对于意识的现象学描述与分析。总的来说,神经现象学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即现象学数据、动态系统模型以及神经科学研究,它们的关系可以用下图简要地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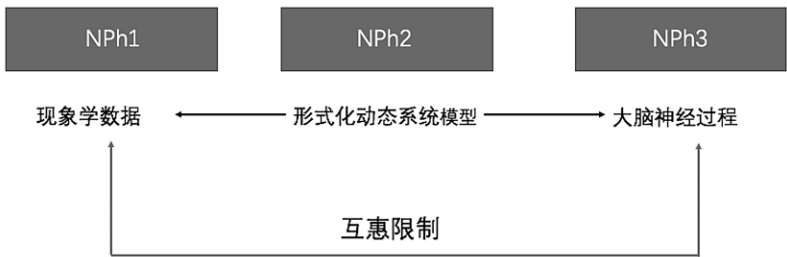


图1 神经现象学图

因此,瓦雷拉所提出的神经现象学基本上可以划分为这样的过程:

NPh1: 用现象学描述的方法来分析和解释活生的主观经验;

NPh2: 用动态系统理论来对现象学描述的结果进行建模;

NPh3: 在大脑中进行大范围、全局性的神经科学的测量。

而广义的神经现象学不仅包括瓦雷拉所提出神经现象学方案,还包括卢兹(A. Iutz) 与汤普森(E.

Thompson) 等人的神经现象学思想。他们认为要想对现象学进行自然化,还必须培养实验对象,使他们与自身经验更密切。实验对象被要求用一个开放的问题方式来描述这些经验,从而使其不受传统的理论范式的影响。正如汤普森所说“这些练习与神经现象学的关联源于它们系统地培养起来的对经验的持续注意力。这种能力使得体验的内隐的(tacit) 和前反思的方面——它们通常要么是不可能通达的,要么是根据各种偏见在事后重构出来的——能以更精确的范式被主体和通达和描述。使用第一人

称方法,个体也许能够获得哪些在其他情况下未注意到因此难以用语言来报告的体验方面。”^[15]

第二种自然化现象学方案就是马巴赫等人所提出的形式化的现象学。这种自然化方案就是要把现象学描述的结果翻译成能够被自然科学可以清晰理解的语言即数学。简言之,就是要把现象学对于主观经验的描述转换成人们可理解的数学语言。由于数学是一门极其形式化的科学,因此这种自然化的现象学就被称之为形式化的现象学。当然,这种形式化的现象学也有两种不同的理论形态。我们先来考察马巴赫所提出的形式化现象学方案。在马巴赫看来,虽然第一人称视角与第三人称视角具有认识上的不对称性,但是如果我们把第一人称现象学描述的结果通过数学的语言予以形式化,那么现象学描述的结果就会变成公共的、可理解的了。为此,马巴赫甚至提出了一种形式化的语言来表示现象学描述的结果。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数学是极其形式化的,但是第一人称的现象学描述并不能被完全还原为数学公式。与马巴赫用数学语言来还原现象学结果不同的是,罗伊(J. Roy)等人试图运用形式化的动态系统理论来翻译心理经验,从而提供一种能够融合第一人称数据与第三人称数据的解释框架。由于数学语言本身是极其形式化的,因此无论是第一人称的现象学描述还是第三人称的经验科学研究结果都可以翻译成数学。这样,通过形式化的现象学方案,罗伊等人就把第一人称的现象学描述的结果与第三人称的经验科学研究结果关联起来了,从而达到了对现象学的自然化。

第三种现象学自然化方案就是加那格尔所提出的前段现象学。与神经现象学关注现象学描述的结果以及训练实验主体不同的是,前段现象学主张在进行实验设计的过程中应该发挥现象学的积极作用。简言之,前段现象学就是要把现象学的某些洞见整合进实验设计之中,即允许在现象学描述和分析中所形成的观点指导实验设计。加拉格尔认为,现象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是存在着一种“互相启发”(mutual enlightenment)的关系,即现象学描述的结果可以指导自然科学的实验设计,同时自然科学的实验结果又可以对现象学描述的结果进行监测,从而判断现象学描述是否正确。“实验设计总是基于某种概念、对照或者区分。绝大多数这样的概念都是起源于先前的实验,如果我们把这种概念进一步追溯,就会发现这种概念本身是起源于民间心理学、我们的日常自然态度或者变化的哲学传统。”^[16]因此,

把现象学整合进实验设计的过程中就避免了日常的自然态度的影响,从而使自然科学家们能够在实验的过程中发现许多曾经被他们所忽视的东西。

四 自然化现象学“新解”与心灵哲学的范式“革命”

在当代西方心灵哲学中,虽然现象学的自然化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但是人们对自然化现象学的理解却不尽相同。例如,瓦雷拉等人提出自然化现象学只是试图把第一人称的现象学描述纳入自然主义的解释框架之内,从而为解决意识的“困难问题”提供一种方法论的指导,“通过‘自然化’,我们打算把现象学整合进一个解释性的框架之中,在这种框架中每一个可接受的属性都与自然科学承认的属性是具有连续性的”^[17]。因此,从本质上来说,神经现象学充其量只是为解决心灵哲学与认知科学中的意识难题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但扎哈维等人的自然化现象学理论已经大大地超越了这种最初的理论诉求。在他们看来,自然化现象学不应只是简单地强调第一人称的现象学描述对于解决心灵哲学相关问题的有用性,而是倡导现象学与自然科学应在平等地位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交流与合作。因此,自然化现象学已经不再只是对意识“困难问题”的方法论诊治,更是一种心灵哲学研究的新路径。在自然化现象学视域下,现象学是可以积极地心灵哲学相关问题的探讨,“我们从先前的关于自然化现象学的探讨中可以看到,自然化现象学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提供了可以扩大或补充关于心灵的自然科学的独特资源”^[14]。换言之,自然化现象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心灵哲学研究路径,它本身就体现了心灵哲学两大传统相互融合的趋势,即分析性心灵哲学与现象学心灵哲学已经不再是对抗、敌对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交流、相互合作乃至相互融合的关系。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自然化现象学在经过扎哈维、加那格尔等人的发展以后,自身已经发生了“质变”,它已然成为继分析性心灵哲学、现象学心灵哲学之后的新传统,是心灵哲学的第三个走向。

那么相较于传统的心灵哲学研究范式,自然化现象学自身的理论优势体现在哪里呢?首先,就心灵哲学研究维度而言,它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维度。由于心灵哲学研究对象主要是心理现象,因此揭示心理现象的本质特征就成了心灵哲学的重要课题。不过,传统的分析性心灵哲学所关注的对象更多的是以属性、结构、功能等形式而存在的心理现象。诚

然,这些心理现象确实是心灵哲学重要的研究课题,但是我们首先能够经验到的真的是这类心理现象吗?其实不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经验到的心理现象更多的是现象学家们所说的活生生的体验,或者用威廉·詹姆斯的话来说就是,“思想之流”^[18]。查莫斯提出的意识困难问题实际上已经表明了分析性心灵哲学充其量只能回答与属性、结构、功能相关的心灵哲学问题,而涉及第一人称的主观经验时,分析性心灵哲学则捉襟见肘。实际上,分析性心灵哲学之所以无法解决查莫斯所说的“困难问题”就在于,自然主义是一种碎片化的方式来研究心理现象,将一个个心理现象看作是彼此孤立的,然后以一种自然科学的方式来对心理现象展开研究。但是心理现象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其流动性、变化性,因此以这样的方式来研究心灵现象显然是有问题的。相反,自然化现象学在研究心灵哲学问题时不仅从第一人称的主观经验入手,而且还揭示了经验的多维性,即经验至少包含有意向性、格式塔特征、视角的不完整性、现象特征以及时间特征。事实上,自然化现象学并不反对对作为属性、功能、结构等心理现象的研究,诸如不反对揭示意识与大脑的神经活动之间的关系。因此,自然化现象学对心理现象的理解是更加全面、更加完整,它看到了心理现象的多维性,这对推进心灵哲学自身的发展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其次,就心灵哲学的研究纲领而言,它提出了一套更加合理的研究思路。虽然心灵哲学的根本任务是揭示心灵的本质,但当代心灵哲学家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是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分析性心灵哲学家们在没有尽可能地弄清楚心理现象的个例,就武断地讨论它的形而上学问题,尤其是本体论问题。他们在揭示心的本质的过程中,常常只抓住某一个样式、个例,或只研究某一个子类,以为它就是心的全部,进而将对它们的认识推广到一切心理样式,以致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19]。正是在这种错误研究思路的影响下,心灵哲学家们先后提出了行为主义、同一论、功能主义以及取消主义等各种形而上学理论。虽然心灵哲学在本质上就是一门形而上学,或者像海尔所说的那样,“心灵哲学中出现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有人会说简直就是——形而上学问题”^[20]。但是心灵哲学在解决形而上学问题时却必须遵循严格的方法论程序。在这里,我们不妨以目前在心灵哲学中争论最为火热的自我问题为例。传统的分析性的心灵哲学在研究自我问题首先

总是试图回答自我是否存在这样的形而上学问题,但是一当我们谈论“自我”一词时,我们已经在语言层次上给予自我以本体论地位了。斯特劳森、扎哈维等人正是看到分析性心灵哲学在解决自我问题上所面临的方法论困境,从而发起了一场关于自我问题的现象学转向。斯特劳森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自我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它们是怎样的东西?即在我们试图探讨自我是否存在之前,有必要去弄清楚我们所讨论的是哪类事物。也就是说,在探讨自我的形而上学之前必须对其进行现象学描述,从现象学入手进行形而上学的解答”^[21]。因此,自然化现象学已经给我们提出了一套解决心灵哲学问题的新思路即要从第一人称的现象学描述入手,搞清楚我们所经验到的心理现象究竟是什么,它们究竟是哪类事物,然后逐步过渡对心灵的形而上学问题研究。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自然化现象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的分析性心灵哲学,但它并不是要彻底取代分析性心灵哲学这一研究范式。事实上,心灵的复杂性就必然决定了对心灵问题的探究就不可能是一种纯哲学的追寻,而是一种多学科的探讨。这种新型的心灵哲学范式在加那格尔与扎哈维合写的《现象学的心灵》一书中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表达,“我们并不打算采取一种纯哲学的路径,即是说我们并不会采取一种忽视其他科学的哲学路径。我们将更多地运用来自认知神经科学、脑成像技术、发展和认知心理学以及精神病理学研究中的科学成果的细节”^[1]。因此,自然化现象学作为一种心灵哲学的新走向并不是要彻底取代分析性心灵哲学这一主流的研究范式。相反,它强调的乃是对心灵的研究应该是多学科的、多元化的,是对心灵哲学研究范式的一种有益补充。

【参 考 文 献】

- [1] GALLAGHER S, ZAHAVI D. The phenomenological mind [M]. London: Routledge, 2008.
- [2] MARBACH E. Mental representation and consciousness [M].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3: 19.
- [3] DENNETT D. Consciousness explained [M]. Boston: MIT Press, 1991: 98.
- [4] SMITH D W. Mind world: essays in phenomenology and ontolog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95.
- [5] NAGEL T. 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 [J].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1974, 83(4): 435-450.

- [6] SELLARS W. Perception and reality [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3: 173.
- [7] 高新民, 张蔚琳. 天赋心灵研究的自然主义之维 [J].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18, 35(5): 5-12.
- [8] 胡塞尔.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 [M]. 倪梁康,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11.
- [9] GALLAGHER S. On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zing phenomenology [C] // ZAHAVI 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phenomen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10] MURRAY A. Philosophy and the “anteriority complex” [J].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2002, 1(1): 27-47.
- [11] ZAHAVI D. Naturalized phenomenology: a desideratum or a category mistake? [J]. Royal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upplement, 2013, 72(3): 23-42.
- [12] ZAHAVI D. Phenomenology and the project of naturalization [J].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2004, 3(4): 234-247.
- [13] ZAHAVI D. Naturalized phenomenology [C] // GALLAGHER S, SCHMICHING D. Handbook of phenomen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Dordrecht: Springer, 2010: 8.
- [14] VARELA F J. Neurophenomenology: a methodological remedy for the hard problem [J].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1996, 3(4): 330-349.
- [15] 汤普森. 生命中的心智: 生物学、现象学和心智哲学 [M]. 李恒威, 李恒熙, 徐燕,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340.
- [16] GALLAGHER S. Phenomenology [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38.
- [17] PETITOT J, VARELA F J, PACHOUD B, et al. Beyond gap: an introduction naturalizing phenomenology [C] // PETITOT J, VARELA F J, PACHOUD B, et al. Naturalizing phenomenolog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
- [18] 詹姆斯. 心理学原理 [M]. 郭宾,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228.
- [19] 高新民, 刘占峰. 心性多样论: 心身问题的一种解答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5(1): 23-44.
- [20] 海尔. 当代心灵哲学导论 [M]. 高新民, 殷筱, 徐骏,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7.
- [21] STRAWSON G, The self and the SESMET [C] // GALLAGHER S, SHEAR J. Models of the self. Thorverton: Imprint Academic, 1999: 487.

Naturalized Phenomenology: The Third Major Trend of Philosophy of Mind

SHU Hai-bo

(Research Center of Mind and Cogni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Naturalized phenomenology, as the third major trend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 of mind, is to seek the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the two traditions of phenomenology and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mind. It not only helps to resolve the dilemma faced by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mind itself, but also establishes a reliabl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study of mind and cognition. This is undoubtedly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dvancing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of mind. However, the naturalized phenomenology should not only emphasize the usefulness of phenomenological description in solving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philosophy of mind and cognitive science and regard phenomenology as a vassal of naturalism, but also advocate making fruitful dialogues, communications and cooperations 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naturalism on an equal basis. Therefore, the naturalized phenomenology deserves our attention and consideration when construct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philosophy of min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naturalization; phenomenology; metaphysics; mind; experience

(责任编辑 殷 杰)